

写作者的故乡

贺古俾光风副刊创刊

◇ 孔令剑

绛县是我的老家,虽然父母是外乡人,但我生于此长于此,喝这里的水,吃这土里长出的粮食,当然,我更会说一口流利的绛县话,仅凭这一点,我就是个地地道道的绛县人。

上完初中,我到运城求学,后来又回到省城太原,离家乡越来越远。刚步入社会那几年,一年回一两次家,似乎家乡只是个起点,我已步入征程就只会离她越来越远。我甚至感觉到,远的不仅仅是距离,还有心中那一丝飘忽不定的间隙。

直到多年前的某一天,我被困在异乡,苍茫大地,漫天雪飘,孤零零不识一人,一条可供逃离的高速路被死死封住,那漫长的一天一夜令人绝望。就在那无望的逃离中,我突然意识到家乡对一个人的重要,如一棵小树,无论它的理想多么高远,它要生长得如何接近天空,无可置疑的是,它的根系就会在土里扎得多么深沉。

工作原因,全省各地的稿件我看过不少,形形色色的地方刊物也翻阅过数十种,偏偏我的家乡是一片空白!如若不怀疑文学的巨大魅力,绛县同样不会缺少众多的文学爱好和写作者,那么可以想见,对他们来说,一份文学园地的缺失,恰如我之前所面临的困境。生于此长于此,却找不到文字扎根的土壤,无法向着文学梦想的天空生长。对写作者来说,一份地道的文学刊物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

还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交给时间去解决。近两年,因各种机缘,我和我的同事们开始接触家乡的作家朋友,逐渐熟悉了大家的作品和写作状态,现在,在县作协领导的努力下,一个完全属于文学的园地已经建立,作为远在异地常年同文字打交道的绛县人,从内心感到高兴,为家乡的作家朋友们,为大家提供组织和服务的作协同仁,更为我们心中那一份共同的爱!

在古俾光风副刊创刊之际,祝愿她越办越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在这里得以展示,有更多更优秀的作家在这里展露才华,从这里出发,向着文学中国和汉字世界发出自己最有力的声音!

(作者系山西省作家协会诗歌协会秘书长、山西文学院办公室主任)



古俾光风

文学副刊

第2期

绛县作协 主办

(刊头题字为原山西省作家协会张明旺书记)

· 小小说 ·
头顶旋风

◇ 冯波

那些年,农业学大寨,“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的口号喊得惊天动地。可老天爷有时不乐意,好像说“你和我作对吗?呵,我给你个不下雨——你急去呗!”看看这庄稼叶子又卷了,县委书记就召集各工作队队长开会,一个个挨着找问题。挨到我所尊敬的齐队长找了,齐队长就说:“这个问题呀,不好找。你说,它东边来点儿云吧,西边就来点儿风——刮跑啦;它西边来点儿云吧,东边就来点儿风——刮跑啦;它南边来点儿云吧,北边就来点儿风……”县委书记打岔说:“嗯,又刮跑啦——是不是?那

北边来点儿云,肯定是南边来点儿风,又刮跑啦——是不是?唉?我问你,那正头顶上来点儿云,该来点儿什么风——把它刮跑哩?”“那、啊——头顶上啊?那还不简单——旋风嘛……”

下次开会时,县委书记就拿眼睛在会上找齐队长,没找见,问:“那谁,那‘头顶旋风’来了没?”齐队长从别人的背后慢慢站起来说:“来啦,我以后不头顶旋风啦哈……”县委书记一本正经地说:“那还行!你这头硬,硬的厉害,你这头,不顶旋风顶啥?那东西南北风,还敢见你……”

鲜活如初的那段往事

◇ 吉安生

那段往事肯定是原本就顽固地存在于锺子身上的,只是其存在的部位异常利于蛰伏。所以,跨越近三十年的时空,它依然蕴含着旺盛的生命力。

那日,一场夏日里难得的雨后清晨,凉爽的风挟着雨水漂洗过的洁净阳光唤醒锺子之后,又把一阵让人听起来很舒服的手机铃声殷勤地传递到他的耳旁。就是那个早晨的那个铃声一下子激活了蛰伏在锺子内心深处某个隐秘部位的那段从没有人言说过的往事。

顽强的近乎执拗的铃声,来自距锺子生活的偏僻小城十分遥远的现代国际大都市——深圳的一部手机。与它牵着手一块走进锺子眼帘的是一行简单的没有任何情感色彩的汉字:“还记得我吗?娟”。这哪儿是一行生硬呆板的汉字,简直就一颗颗射出枪膛后尖利呼啸着极速飞驰的子弹,瞬间将锺子记忆的堡垒硬生生地撕开一道缺口,迅即把他心中封存已久的一段往事解放了出来。

那行简短的文字是近三十年前那个青涩的农家小女孩,穿过漫长幽暗的时光隧道,沿着蜿蜒曲折的心路历程艰难送过来的。

准确的说二十七前,锺子还是个常常仰着一文不值的脑袋,不知天高地厚地在世事间东碰西撞的莽撞小伙子,时不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写些现如今看来狗屁不是的文字投寄给当地的报纸、电台,也偶有稿件被采用。之后,锺子在当时还做出了件令人刮目相看的事情,他主动从县直单位下到全县最偏远的山区乡党委工作。下车伊始,踌躇满志也好心血来潮也罢,锺子把先前写给一位

姑娘的求爱信改写成《我就是我》的抒情励志稿,邮寄给了地委行署机关报,没想到很快就刊发了,更没想到的是编辑在文章后面用括弧注明了他的工作单位。

就是这个“更没想到”招惹到了当时顶多也就十五六岁还上中学的名叫娟的小女孩。可能是一时受那篇

稿子的感染,娟竟然壮着小胆接连给锺子写了好几封信,表述其一个中学生的敬崇之意,当然稚嫩的文字间亦不乏羞涩的憧憬的仰慕之情。悄悄地燃烧在心中的无名渴盼使娟等不及收到锺子的回信,就风尘仆仆,跌跌撞撞寻到了锺子还没暖热窝的那个山乡。

那时已是初冬时节的傍晚,西斜的夕阳早已经不住寒风的奚落,躲到山脚下寻暖去了,羊肠子般曲里拐弯的山路上几乎已经没有什么行人。娟顶着一头暮色,迎着乡机关工作人员诧异的目光,闯进了锺子简陋的办公室兼宿舍。

“我是娟,在下面村子下车后不知道路,求一个好心的老乡用摩托车送上来的……”。穿越了乡路山道层层叠叠撩衣钻寒风冷气的娟,弱小的

身体瑟瑟发抖,稚嫩的声音微微轻颤,眸子中闪烁着小姑娘特有的羞怯。

见到娟的那一刻,一头雾水的锺子一时惊呆的难以名状。他既为老乡的厚道热心感动,更为娟的真诚冲动贸然到访所打动,要知道娟此行要倒三次车,要耗费几乎一整天的时间,要花费她差不多一个月的伙食费,要知道

从她下车的村子到乡政府机关还有足足七华里的崎岖山路。这一系列接连的感动让锺子眼热鼻酸怦然心动。乡机关的晚饭已过。还有就是偏远闭塞地方的住宿条件以及乡干部困惑的如炬目光、猜疑的窃窃私语,打定了锺子要带娟离开的决心。两件有些破旧的军大衣暂且为他们挡住了风寒,一辆摩托车载着他们很快逃离了山沟河谷的逼仄。凛冽的风与坎坷的路把两个人两颗心的距离缩短到最小。一路默默无语,一路北风号叫,一路心事凝重。驻足于一家路边小店后,四目相对热茶热菜热饭,锺子和娟竟一时无语,但彼此都揣测着对方要说的话,默默地演练着要说出口的心里话,静静地期待着想听的话。面对这位幼稚怯弱的小妹妹,锺子几经努力之后,尽量使用娟能接受能听懂的语言抚慰劝导,千万不敢在学习的紧要关头胡思乱想,辜负了自己的天赋师长的期待,应该专心学

习,努力向自己心目中的大学奋进,一定要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等等,临近结束时才理亏气短地捎带了一句:我前不久已经结婚了……

临了这句看似轻飘飘的话,就像地冻天寒三九天的一根冰棍,让娟顷刻间咀嚼到浸骨透心的冰凉。

两行柔弱的凄软的泪水霎时从那双充满期冀的无邪的眸子中夺眶而出,快速地掠过经历了温暖抚慰之后又不得不忍受风寒侵袭的娇小的脸庞。时间霎时凝固。死一般的寂静煎熬着两个人两颗心。

许久,娟泣血涕泪,声泪同出“锺子……哥,是我自作多情了,我是不是不该来,将来……将来我能永远占据你心中一小块地方吗?”

锺子不由自主地揽住了娟即将坍塌的身体,情不自禁地吻去了小脸上冷涩的泪水以及娟弱不禁风的话语。

外面,不知什么时候盐雪沙沙坠落。远处刺眼的夜行赶路的灯光粗野地撕扯着原本静谧的冬夜,也将两颗原无意刚萌情的心拉回到冷冰冰的风地雪野。

心路已近,天地还远。风后面的雪渐渐地铺满了前行道路,单薄的摩托车承载着两颗湿漉漉的异常沉重的心,精灵般的扭曲着蠕动着,朝着彼此都迷茫的目标远去。

一直静默无声的娟似乎听进去了饭桌对面锺子有些假惺惺的长篇大论,似懂非懂的领悟了大男孩般哥哥无声的亲昵,天真无邪的眼睛在黑漆漆的夜色中执着地与内心深处的理智撕咬着搏击着。两只细瘦的手臂毅然决然的箍住了锺子的腰胸,任无助的脑袋停靠在锺子宽厚温暖的背港湾里。

